

# 譯訊

BULLETIN OF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

香港翻譯學會會報

ISSUE NO. 14 第十四期

JULY 1977

一九七七年七月

## 新聞翻譯 水準要高

老兵

將‘Plastic Surgery’譯成‘塑膠外科’，‘Virtuoso’譯為‘貞潔的’，‘Out of the Question’譯作‘沒問題’，‘I cant agree with you more’譯作‘我不能同意’。所有這些新聞翻譯的奇文，都是以學生英漢字典為主要參考工具、每小時翻譯一千多字、月薪不足千元的報紙翻譯員的傑作。

笑話嗎？類似的錯誤俯拾皆是在香港，已不算是笑話了。遺憾的是，到現在為止仍然沒有人願意在這方面做點工作，以提高新聞翻譯水準。

### 可耻的待遇

香港的報紙日趨企業化，設備日新月異，對國際新聞的報導也越來越重視。一些頗具規模的報紙的國際版篇幅達三四版之多。然而這些報社所聘用的翻譯員的地位和待遇，始終未能有所改善，付給翻譯員的月薪往往只有五六百元。

### 缺乏工具書

一些報社投下巨資，購置柯式印刷設備，却吝於購買參考書籍，以致要翻譯人員自備小字典，這實在令人百思不解。這些只適合初學英語的小字典，對字義解釋既不全、亦不準，實在難以應付新聞翻譯之需要。事實上，新聞翻譯員所需要的只是一部能代替原文的‘標準’辭語，用‘搬字過紙’的方式把英文翻譯成中文，如把‘Smiling’譯為‘微笑着’，‘Dramatic’一定譯為‘戲劇性’，而‘Challenge’亦毫不例外地變成‘挑戰’。如果你在譯文裡讀到‘露齒而笑’的句子時，那麼原文一定是‘Grin’。

### 譯上加譯

這種‘搬字過紙’的翻譯，有連原文的結構也懶得予以改動，使不懂英文的讀者看了莫名其妙。懂得英文的讀者，不得不把中譯憑譯文按字還原，揣測原文之含義。這樣來閱讀報紙，也算是別有一番樂趣！

更不幸的是，國際新聞版編輯對錯綜複雜的語句的譯稿誤解叢生，標題的錯誤便無法避免了。

雖然新聞翻譯水準如此之低，但迄今似乎還沒有人對此進行積極地提高。從來翻譯研究工作多偏重文學作品的翻譯，而文學翻譯可以‘慢工出細作’，憑個人的努力，聚沙成塔。但新聞翻譯工作由於時間的限制，除了需要豐富的翻譯經驗和一定程度的語文修養外，還要新聞翻譯人員羣策羣力，才能提高水準。

### 改善之道

若要提高新聞翻譯的水準，就必需正視下面各點：

(一)改善待遇：目前從事新聞翻譯工作的為數頗眾，水準參差不齊。由於待遇奇差，難以網羅人才。雖然有許多對翻譯工作具有強烈的興趣，也有許多有志獻身新聞事業的有為青年，他們從不計較薪酬，但是他們在新聞翻譯工作方面累積了豐富的經驗，便會另謀高就，於是報館變成翻譯學校。仍然留在崗位上工作多年的翻譯員，為了應付日益高漲的物價，往往要兼職，有的甚至同時兼任兩三份工作，負擔沉重，自然無暇進修。

如果資方能適當地調整翻譯員的待遇，使他們的收入不低於小學教員薪金，那麼報社便可以聘請水準較高的翻譯人員，減少翻譯人員的流動，使現職翻譯員不用兼職，安心工作，有精力和時間進修，以充實自己。

(二)加強合作：任何初入行的新聞翻譯員，都需要經驗豐富的同事加以指導。在報館擔任國際新聞編輯或翻譯主任的高級人員，除選稿和標題工作之外，還要修改稿件，亦要把翻譯員的錯誤提出來加以討論。可是有些報社，可能由於截稿時間迫切，也可能由於編輯或翻譯主任敷衍塞責，完全忽視了這兩方面的工作。翻譯員把一段新聞譯錯了，編輯根據錯誤



的譯稿來寫標題，那麼讀者自然身受其害了。

(三) 多動腦筋：新聞翻譯人員應革除‘搬字過紙’的壞習慣，在不失原意的原則下，要照中文語法來譯為外文新聞。

### 翻譯名詞

由於趕稿，在翻譯人名、地名時，往往一名數譯。吳熱道曾說過：‘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躕’，這固然難以做到。要做到各報譯名統一，亦非易事。但同一報紙應能做到譯名劃一，避免

前後不符。有時甚至同一天報紙上，一個名字有幾個譯名。事實上要做到統一譯名，不是想像中那麼困難，只要有人負責，搜集資料，並加以紀錄、製成英漢對照的人名卡或地名卡，以供翻譯人員經常翻查，那麼譯名就不會朝夕相異了。■

(編者按：本文作者為經驗豐富之新聞工作者，應《譯訊》之邀請，特惠本文，以饗讀者。)

## 雙關語是翻譯的剋星嗎？

### 雙關語——人生的最終目標

宋淇

柏爾醫生問蘭姆，他怎麼有本領噴出這麼多煙來？蘭姆答道：由於自己終身從事此道，就像別人追求至善一樣。而麥克雷特則說過，蘭姆曾當面表示：他的願望是臨終前由煙斗吸入最後一口氣，然後吐出一個雙關語。(見蘭姆一八〇五年九月十八日致華滋華斯兄妹信中卡斯的註解。)

凡是從事翻譯的人，遇到雙關語無不大皺其眉，因為音義兼顧，實在難以辦到。雙關語不是不可譯，而是不可以強求。有時靈機一動，信手而得，只能說是可遇而不可求。現在隨便舉三個例子：

#### 移位

張振玉在譯學概論中學了一例：

‘羅密歐與朱麗葉二幕四景Mercutio諷老乳母為娼妓時，用一hare稱之。按本義為兔子，俗語又作‘娼妓’解。原文為：  
Romeo: What hast thou found?  
Mercutio: No hare, Sir.

梁實秋氏譯hare為‘野鷄’為‘野妓’之婉曲語，為北平俗語。朱生豪略而未譯。梁氏譯文如下：

羅：你發現了什麼？  
墨：倒不是野鷄，先生。

此處用‘野鷄’來代替‘兔子’，雖然，‘走獸’搖身一變而為‘飛禽’，原作的

雙關意義得以保存。

#### 轉音

‘Publish or Perish’一語常為人所引用，有時也譯成中文以說明美國大學教師所受到的巨大壓力。劉紹銘的文章曾用過：

‘不出版，就完蛋。’

‘版’與‘蛋’二字押韻。本人不才，一時手癢，試譯如下：

‘不出版，就出殯。’

‘出’字重複運用，而‘版’與‘殯’則是雙聲。

#### 妙譯

雙關語的一個絕妙好譯出自趙元任的手筆，趙氏本人為當代雙關語大師之一。

‘一九三三年前後，我在上海看了一部國語片，其中一對青年男女躊躇不肯分享一只梨。片上英文字幕不惜長篇大論解釋‘分梨’和‘分離’同音。字幕工作者平白錯過了大好機會！他只要譯成You can't divide a pear (pair)，問題豈不解決了？’

(見趙氏一九七五年元旦Green Letter第四封第一七四條)



## 新書消息

## 《三M》中譯版面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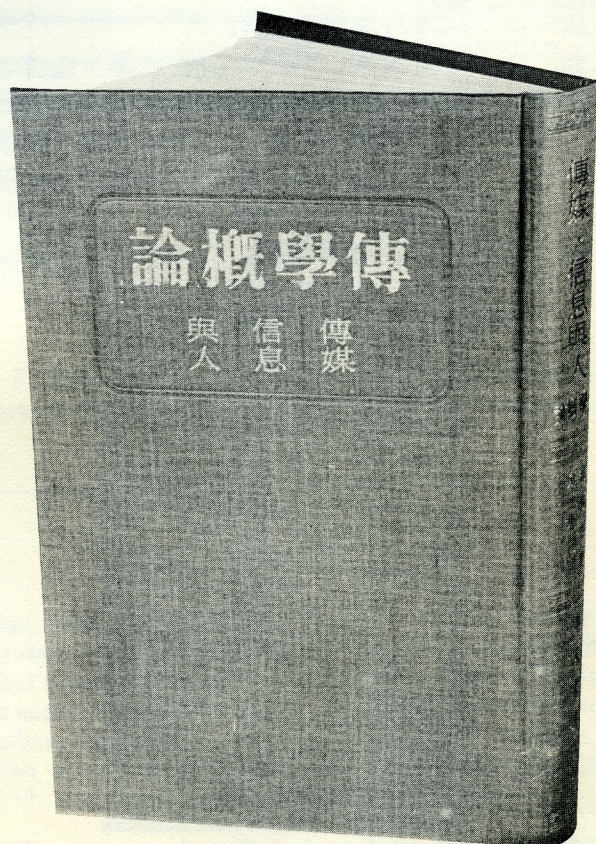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宣偉伯 譯述：余也魯

《三M》是宣偉伯博士 (Dr. Wilbur Scramm) 的近著 *Men, Messages & Media —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* 的簡稱，因為書名的三個字都是以M開始。此書於一九七三年出版，是論述傳播理論最全面、最有系統的著作，已廣泛被採用作教本。

宣偉伯被公認為《傳學》(Communication) 的三大奠基人之一。美政治學家拉士威爾 (Harold Lasswell) 的五個W模戒為傳學研究勾繪出範疇，社會學者拉茲士斐德 (Paul Lazarsfeld) 為傳學建立了研究方法與途徑。但宣氏為《傳學》研究本身奠定了基礎。有關電視對兒童的影響傳播與開發的關係、人口與傳播，以及傳播的社會責任等方面的研究，他誠然是一位開先河的人物。

《三M》的中文譯述本，由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講座教授、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魯教授執筆，經四年始完成，定名為《傳學概論——傳媒、信息與人》，由本港海天書樓出版，全書三百六十四頁，布面精裝，售港幣廿五元。

將Communication 這門新的社會科學譯為《傳學》是譯者與不少人討論的結果。譯者在介紹本書及今後中國傳學研究方面的長序中說：‘經過好幾次的討論，我們同意仿哲學、數字、光學立名的方式，採用一個新詞‘傳學’，直接了當指出這是研究人類傳的行為的科學。... 本書又採用了‘傳通’這個新詞，來表達Communication 的普通義意；它是名詞，也可以做動詞。本來單用一個《傳》字也可以，但中文的習慣，在許多地方有用雙詞的需要。初看、初讀、初用，可能不大順眼；但我相信，它會像許多別的新詞一樣，慢慢上口，成為表達傳學新意義的一個詞。全書用‘傳播’來譯Mass Communication，代替‘大眾傳播’，因為Mass有大量生產與大眾雙重意義。只譯‘大眾’未譯出全義。



售價港幣廿五元  
布面精裝 會員八折  
全書三百六十四頁

本書附有《傳學新詞》表，與一份詳細的參攷書目，可供初學者進一步探討。

余氏取得原作者同意，譯的時候作了不少增刪，增加了屬於中國歷史與文化方面的材料，與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例子，刪節了原為美國讀者所寫或美國人比較易懂的事例。他又把一些較新的材料補充進去，來縮短時間上的距離。

書前刊有宣博士專為中文譯者寫的序，希望東西之間能加強交換研究所得，彼此能有更深契的了解。他說，這本中文譯述本正是這個方向的一個值得讚揚的努力。

香港翻譯學會會員購買此書，可享八折優待。■



## 山歌

### Mountain Love Songs

編譯：賴恬昌

出版：香港辰衝圖書公司

簡介：本書為不可多得之山歌英譯。編譯者在導言中扼要簡述山歌之源流與發展，足供愛好山歌人士參攷之用。本書不獨印刷精美，附以高倩如女士之優美插圖，更為相得益彰。

頁數：全書一百零五頁



## 會務簡訊

執委會於五月十二日在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舉行了第六次會議。出席的委員共八位：宋淇（主席）、孫述寧、劉治平、李勉民、劉靖之、潘朝彥、賴恬昌、金聖華。會議決定五月廿八日在‘假日酒店’舉行五月份敍餐例會，並敦請李田意教授演講。(二)七月份例會暫停。(三)九月份例會定於廿四日舉行，屆時蔡濯堂(思果)先生將應邀作專題演講。(四)接納邵麗媚女士為普通會員。

五月份午餐例會於廿八日星期三在九龍假日酒店之煙翠廳舉行。宋淇先生因病無法出席，由孫述寧先生主持會議。參加此次例會之會員及貴賓頗眾。餐後，李田意教授作專題演講。

## 會員動態

最近接獲海外來函，知悉有兩位會員已移民美洲。

- (一) 許希仁先生已於今年年中舉家移民赴美。
- (二) 吳李禦蘭女士亦於今年移居加拿大。

(編者按：希望會員能經常與本刊保持聯絡，通知各會員近況和活動，如參加會議、職位調動、研究出版等消息，以便報導。)

## 編者的話

本期刊登了兩篇有關翻譯的文章，介紹兩本新書，亦報導會務簡訊和兩位會員的動態。老兵的《新聞翻譯，水準要高》一文提出本港新聞界長期存在而尚未解決的問題，並舉列證明。我們希望老兵先生的呼籲能引起報社、電視台、廣播電台等有關方面的重視，更希望新聞廣播界當權的高級人士採取措施，有步驟地改善新聞翻譯從業員的待遇、增購足夠工具書籍，使翻譯人員安心工作，提高翻譯水準。另一方面，新聞翻譯人員也需要加強合作，多動腦筋，改進工作。

宋淇先生是本港翻譯界的聞人，無需在此贅述。宋先生在《雙關語是翻譯的剋星嗎？》一文裡，以‘移位’、‘轉位’、‘妙譯’為副題，舉列闡述翻譯雙關語之巧妙、複雜、難求。僅舉三例，已道出翻譯從業人員如何難以達到他們

‘人生的最終目標’。

我們這次介紹的兩本新書，一為英譯中，一為中譯英。本會會員余也魯先生以四年的時間，譯述當代‘傳學’大師宣偉伯博士之《三M》。余先生化繁為簡，將Communication（原譯‘大眾傳播’）這門新的社會科學譯成《傳學》，相信從事翻譯工作者必樂意採用。賴恬昌先生譯作甚豐，這次介紹賴先生‘山歌’之英譯，以饗愛好我國山歌的外國讀者，促進中外文化交流。

編輯《譯訊》，深受缺稿之苦。我們再次向讀者呼籲，請慷慨惠稿，凡有關翻譯、出版、會員動態等稿件，均受歡迎。只要讀者能鼎力支持，本刊一定會成為‘可讀性’甚高之翻譯刊物。

## 譯訊

第十四期

一九七七年七月

編輯：劉靖之

承印：藝江印刷設計有限公司  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53號  
依時商業大廈二十三樓

《譯訊》由香港翻譯學會出版。來函及稿件請寄香港大學鈕魯詩樓一〇一七室轉交《譯訊》編輯。本刊編輯對來稿有刪改權。如不願刪改者，請在稿件上註明。